



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

第六集

寫本學研究專號

王曉平 主編

鮑國華 石 祥 副主編



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

第六集

寫本學研究專號

王曉平 主編

鮑國華 石 祥 副主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. 第六集, 寫本學研究專號 /
王曉平主編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8.1
(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)
ISBN 978-7-5325-8726-1

I. ①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文學研究—
叢刊 IV. ①I206-5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028789 號

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
第六集·寫本學研究專號

王曉平 主編

鮑國華 石祥 副主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16.75 插頁 6 字數 298,000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8726-1

I·3242 定價: 6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編委會

主 編 王曉平

副主編 鮑國華 石 祥

編 委(以拼音爲序)

曹 旭	陳平原	陳正宏	川本浩嗣
伏俊璉	高恆文	高建平	河野貴美子
李 怡	李逸津	劉 勇	盧盛江
孫昌武	孫 郁	王如青	吳伏生
夏曉虹	閻純德	閻國棟	余 江
張 冰	趙 季	趙利民	中西進



圖一 出席2017年北京論壇“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”分論壇的各國專家攝于北京大學大雅堂



圖二 1999年李逸津與聖彼得堡大學中國語文教研室主任謝列布里亞科夫合影



圖三 2008年李逸津與俄羅斯著名漢學家李福清攝于聖彼得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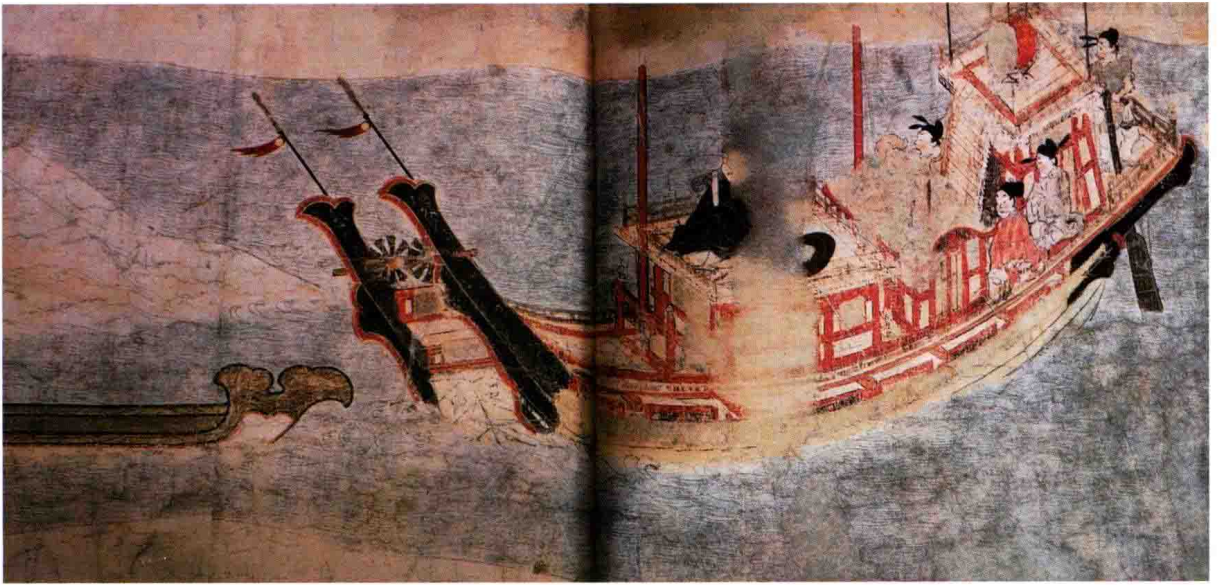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 越南河內文廟



圖五 韓國成均館文廟大成殿



圖六 日本沖繩久米大成殿



圖七 日本12世紀的《吉備真備入唐繪卷》



圖八 日本16世紀畫家狩野山樂多所繪二十四孝屏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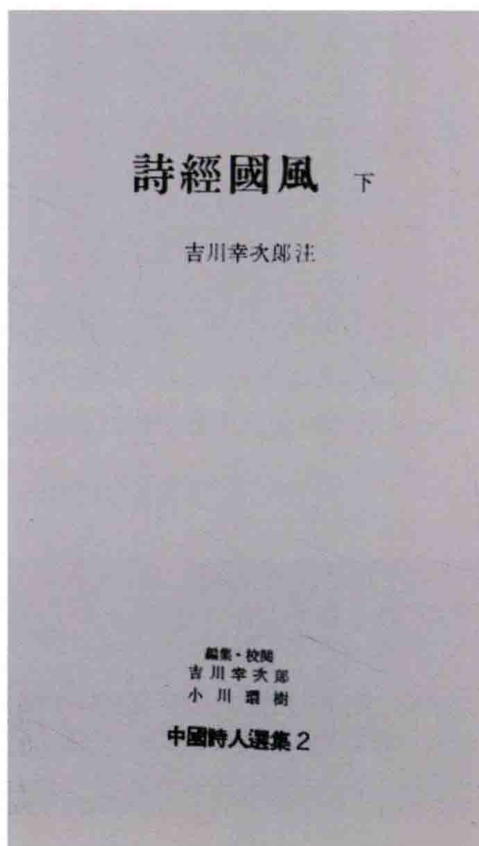
圖九 江戸時代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所繪牛郎織女



圖十 明治時代詩人寺内章明編譯的《國調周詩》將《詩經》譯為和歌



圖十一 日本詩人海音寺潮五郎將《詩經》譯為現代詩



圖十二 吉川幸次郎所譯《詩經國風》



圖十三 日本著名漢學家白川静譯注的《詩經國風》

目 錄

國際中國文學論壇

- 讀揚之水談《詩》…………… 高恒文 1
- 論《人·獸·鬼》的議論性敘述…………… 畢 婧 5
- 人民文學出版社《魯迅全集》第三卷注釋校訂劄記…………… 鮑國華 16

寫本時代的文學交流

楊柳觀音與月蓋長者

- 中國、日本有關《請觀音經》接受的諸問題…………… 吉原浩人(董璐譯) 19
- 關於中國書儀與日本“古往來物”的探討…………… 沈 霞 35

日藏漢文寫本整理與研究

- 日本古寫本中的省字與訛字研究…………… 王曉平 46
- 《講周易疏論家義記》殘卷釋文…………… 楊效雷 73
- 依田利用《玉燭寶典考證》與清代考據學關係考述…………… 郝 蕊 104
- 《本朝續文粹》校勘整理中的諸問題
- 以《白河法皇八幡一切經供養願文》釋錄整理為例…………… 孫士超 111
- 關於《令集解》校勘的幾個問題
- 以卷三《職員令》為例…………… 趙俊槐 132
- 《杜詩續翠抄》與五山禪僧的杜詩研究…………… 劉芳亮 142
- 岩崎文庫藏《新編江湖風月集略注》俗字考釋…………… 董 璐 162

越境的中國文學

《淵民之文》漢詩文涉及中國人物典籍典百例讀釋及分析·····	趙 季	172
融合唐宋的金富軾·····	劉 暢	190
從辭賦文學到長歌 ——試以竹取翁歌爲例·····	張逸農	198
曲亭馬琴稿本題跋及評論的文獻學研究·····	勾艷軍	212
古代朝鮮辭賦創作概覽·····	余 江	224
阿列克謝耶夫俄譯《聊齋志異》對中國民間生活習俗、自然物崇拜與 禁忌的闡釋·····	李逸津	233
日本漢書《消息詞》研究·····	李 妍	252
編後·····		259
《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》來稿體例及徵引文獻格式·····		260

讀揚之水談《詩》

高恆文

關於《詩經》的專著，這幾年出過不少，連“研究之研究”的專著，也出過好幾種。雖然在專業之外，但因為有些興趣，也買過數種。不過，我之讀《詩》，祇是讀“詩”，而非讀“經”，最多也不過有些文學史的意圖。其實，如周作人所說，古人早有這樣讀法的，並且有很好的意見，原本也並不是“經學”一統天下的。現代人說《詩》，以“詩”說《詩》自然是主流，但讀多了却心存疑惑，似乎說的又不是《詩》了。讀揚之水先生《詩經別裁》開篇的“前言”，大有茅塞頓開之感。揚先生說：

說《詩》者常常喜歡用後世的山歌、民謠與《詩》類比，其實無論創作意圖、修辭手段抑或思想境界，二者都遠不在一個層次。《詩》原是生長在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為宗法貴族體制所籠罩的社會，《雅》《頌》不論，《風》中的大部分作品，從內容到語言，原非可以“里巷歌謠”概之，因此很難用後世的概念，說它是“民間文學”。

這是結論，前面的論證是很充分的，略引如下：

《風》曰堂曰室，曰著曰闈，庶人無與焉，而代表了當時物質生活最高水準的錦帛、玉器、青銅器，更不屬於勞力者所有。所謂“禮不下庶人”，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根本不具備履行禮儀的最起碼的財力。物質生活極端貧困，又怎麼可能有創造精神生活的餘裕呢？《風》中的大部分，情感意志與精神境界，月旦人物與觀察生活的眼光，又何嘗屬於庶人與奴隸。

似乎還是結論而非論證，這實在是没有辦法的事，因為限於篇幅，不能摘引作者的精彩論證。我想，作者這樣研究《詩》，其實是真正的“知人論世”的思想，是回到了《詩》的歷史語

境,這樣再將《詩》當作“詩”來解讀,當然是很理想的。記得作者說過:“如果有一種綜合運用的識力,背景批評,或許還可以多少避免‘現時的理解’偏離‘當時的真實’。”(《脂麻通鑒·誤入藕花深處》)輕易是回不到具體的歷史語境的,但對於著述了《詩經名物新證》這樣精彩著作的作者,我們有理由相信是具備這種“綜合運用的識力”的。

比如對《黍離》的解釋:

“悠悠蒼天”,毛傳:“悠悠,遠意。蒼天以體言之,尊而君之則稱皇天,元氣廣大則稱昊天,仁覆閔下則稱旻天,自上降鑒則稱上天,據遠視之蒼蒼然,則稱蒼天。”說本《爾雅》。初看似贅文,細繹則不然。且讀《周頌·敬之》:“天維顯思,命不易哉。無曰高高在上,陟降厥土,日監在茲。”是天去人也近。而《黍離》之天,則不同於皇天、昊天、旻天、上天,是再也沒有《敬之》時代的監臨與護佑,而悠悠也,蒼蒼也,却人也遠。可知與“悠悠蒼天”對應的乃國之敗亡,却並不僅僅是“遠而無可告訴”的迷惘,下接“此何人哉”,揭出人天兩造,既是無所歸咎,又是有所歸咎,所謂“通篇不指一實事實人,而故國淪廢之況,觸目傷心之感與夫敗國基禍之恨,一一於言表托出”(王心敬),是也。

將“悠悠蒼天”的詩意,解釋得如此貼切,不正是因為回到《詩》的歷史語境的結果嗎?借用經學的說法,也就是“以經解經”。

再看以“詩”解《詩》的例子。對《蒹葭》的解釋:

《蒹葭》不是寫“遇”,如《邶風·谷風》,如《衛風·氓》,如《齊風·東方之日》,而祇寫一個“境”。“遇”,一定有故事,“境”則不必。“遇”多半以情節見意見情,“境”則以興象見情見意。就實景說,《蒹葭》中的水未必大,至少遠遜於《漢廣》。就境象說,却是天長水闊,秋景無限,竟是同《漢廣》一樣的煙波浩渺。“伊人”究竟是賢臣還是美女,都無關緊要,無論思賢臣還是思美女,這“思”都沒有高尚或卑下的區別。或者,這竟是一個寓言呢,正所謂“連水也是借話”(陸化熙)。戴君恩說:“溯洄、溯遊,既無其事,在水一方,亦無其人。詩人感時撫景,忽焉有懷,而托言於一方,以寫其牢騷抑鬱之意。”詩人祇是倔強於自己這一份思的執著,讀詩者也果然覺得這執著之思是這樣可珍貴。若一定要為“伊人”派定身份,怕是要損掉泰半詩思,雖然詩人之所思原是很具體的,但他既然把這“具體”化在茫茫的一片興象之中,而使它有了無限的“可能”,則我們又何必再去追索那曾經有過的唯一呢。

這段文字，集中體現了作者對作品稱賞不已的情懷，不僅思想很好，而且這種回環往復的分析，可見作者思想之縝密，也很有文字情趣。“興象”云云，也就是現代詩學理論所謂的“象徵”、“客觀對應物”，這本是開始於《詩》的中國文學的重要藝術傳統。其藝術魅力，誠如作者所說，“雖無法一一指實其中情事，但在這感情的世界中，却正容納了無數的人生”（《脂麻通鑒·“花間”無復舊時春》）。抽象地說，則如作者引述過的日本學者村上哲見所說：“不着意一切具體性，而自然地醞釀成某種感情的世界。而這個世界越是不具備具體性，就越是具有無限的深度和廣度。”（《唐五代北宋詞研究》）

再看對《靜女》的解釋：

《靜女》是一首很美的詩，意思並不深，却最有風人之致。但因為詩裏有了城隅，有了彤管，解詩者便附會出後宮，牽纏出女史，引申出許多與詩毫不相干的故事。如果把歷來解釋《靜女》的意見哀為一編，題作“靜女外傳”，或者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

這裏的批評，自然是對經學家們的，“外傳”之說，很是詼諧，令人解頤。《詩》的很多作品，都可以編出這樣一編“外傳”來的，如作者在這裏提到的《東門之楊》。而作者對《靜女》和《東門之楊》的比較，尤有見地：

與《靜女》相比，《東門之楊》可以說是由更多的空白成就了它的豐富，而由場景醞釀得來的一分明淨的詩意，則使它清疏其外，又誠摯其內。熱望中的等待，在《靜女》，乃可見心之微瀾；在《東門之楊》，却全化入一片天籟。“但明河影下，還看稀星數點”，清真詞造境與此略似，不過好像因為點出一個“看”字而多了一重“看”的限制，反不如詩之意味深長了。

連及到清真的詞句，這是《管錐編》說《詩》所常用的方法，古人那裏也很常見，如清代陳舜百的《讀風臆補》。但是，儘管《管錐編》說《詩》，執着以“詩”說《詩》，對朱子“讀《詩》且祇做今人做底詩看”說法，一再致意，^①而再三相斥“迂儒解經”，^②“經生之不通藝事”，^③和《詩經別裁》的區別，還是十分明顯的。比如關於《淇奧》，《管錐編》引《水經

① 錢鍾書《管錐編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頁79、88。

② 《管錐編》，頁80。

③ 《管錐編》，頁60。